石匱書

石匱書卷第一百七十三

明　鈫南張　岱著

李化龍郭子章江鐸列傳

李化龍，內黃人，繇進士，歷官都御史。萬曆己亥，播酋楊應龍再叛，貴州巡撫江東之令都司楊國柱帥兵三千襲應龍，敗績。事聞，東之坐浪戰罷，以郭子章代，而起化龍於田間，以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節制川湖貴三省兵事。化龍至，決策進勦，命東征將帥劉綎

麻貴陳璘董一元等四兵南征、五月、子章至蜀、爲諭苗猓言招慰賊黨、十月、化龍駐重慶、調度川貴湖廣兵、總兵劉綎兵亦至、綎素有威名、然與應龍交好、人皆疑之、於是化龍延入卧内、以危言激之、引其父劉顯九絲功爲比、綎大慟、誓以死報國、化龍乃騰書於朝、委綎專制、而化龍督軍益有次第、次年正月、黔撫郭子章駐貴陽、楚撫支可大移沅州、部署既定、大會文武於重慶、登壇誓師、二月十二日、分道並發、三

月劉綎戰九盤入婁山關、關為賊前門、萬峯插天、中通一線、我師從間道、攀藤魚貫、鏁栅入、四月屯白石、應龍率各苗決死戰、劉綎勒騎衝堅、以遊擊周敦古守備周以德分兩翼夾攻敗之、追奔至養馬城、與南川永寧路合、連破龍爪海雲險囤、壓海龍囤而壘、海龍囤、賊所倚天險、飛鳥騰猿不能踰者、時偏沅巡撫都御史江鐸已抵任視師、命總兵陳璘帥師急攻、連破青蛇囤、奪落濛關、賊見勢急、上囤死守、每路授降

文緩我師、化龍撒賊、詭降即斬使焚書、毋為所紿、虜縋通賊、賊發撒戎之、縋械其人自明、而別將吳廣入崖門關、營水平塘、與賊力戰三日、卻之、賊詭令婦人於圍上拜表痛哭、云田氏、且降、復詐為應龍仰藥死報廣、廣知其詐、益厲兵協攻、燒二關、奪三山、絕賊樵汲、八路兵大集、海龍囤下、五月、始築長圍、更番迭攻、會總督化龍聞父喪、詔以縗墨視師、化龍跣而草檄、益治軍、念賊囤前陡絕、勢難飛越、令馬孔英率勁兵壁

其間、餘併力攻後國、六月四日、劉綎身先士卒、進克王城、應龍益偪、夜散數千金、募死士拒戰、諸苗皆潰散、無應者、應龍見國外火光屬天、泣語妻子曰、吾不能復顧若矣、詰朝、我師遂登國破大城入、應龍倉皇同愛妾二、闔室縊、且自焚、吳廣獲其子朝棟及妾田雌鳳急覓屍出焰中、八路兵共斬級二萬餘、生獲朝棟兆龍等百餘人、檻致京師、 上御門受獻俘、剉應龍屍磔朝棟兆龍等於市、傳首各處、甲辰正月、叙平

播功化龍加少保子鏳晉都御史各廕一子世襲錦衣衞指揮使郭子章泰和人陰慶辛丑進士江鐸仁和人嘉靖　進士

石匱書曰古来名将其禦苗與禦虜迥異禦虜如逐虎越境則已禦苗如教猱不下殺手則其心不死服五月度瀘七縱七獲此武侯之所以大服於南人也我明之沐黔寧韓襄毅王文成皆用此法是以三百年內苗獞之禍不至大創則鞚馭之得其人也李郭

江三中丞一意撲滅而播人不敢復反謂與前賢寧有二法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七十四

明　劍南張　岱著

顧養謙孫鑛列傳

顧養謙南直隷通州人嘉靖乙丑進士授戶部主事轉郎中以抗直忤大司農出為福建按察司僉事遷廣東參議大冦賴一清等勢張甚謙陟險深入設伏禽之藉為兵嶺海迄無警陞副使會閩撫耆以苛禮望謙𨂻論謙不事事調雲南僉事撫讓順寧土官猛

寅侵嗟陣封寅懼而歸命尋陞浙江右叅議分守杭
嚴時值兵變人情洶、虞亂議與督撫張佳胤密計
以汛時調七哨兵出海上命一號將統之捕為首七
人斬以徇諸營皆懾伏臺省推轂邊才以讓為首遂
徙備兵薊鎮尋陞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女直炒花兒
兒等犯蒲潘諸堡讓與大師李成梁拒卻之得首功
百餘級明年復糾集北虜諸部睥睨遼陽廣寧讓與
大帥議分兵為二一潛出塞水繞虜營後一當其衝

夷撃之卤大敗馘其大首得首功千餘級 上以為許協特晉右副都御史議吉邊左有四難邊長虜衆兵寡餉薄因條上便宜歲增餉銀馬價合九萬有奇添設復州一參將蓋州一守備由是邊備聯絡士皆踴躍敗卤鎮夷堡十方寺斬首四十餘級又敗之於鎮寧堡斬其驍騎三十餘人首首四人無何那林猛首二首與夷婦為媾圍臧他部譎欲大創乃以計縻夷婦并繫其子陰使降夷一人為間引兵出擣二首

斬首五百餘級首竊蹙請降乃釋兵謙撫遼數載大都先簡練士卒而厚恤其饑困遼餉不時給軍丁率以倍息貸子錢餉至則緣手盡謙於市馬時立官市法以其羨八萬餘金別貯先期給軍丁餉至抵捕名曰常餉論者謂此法行之數年可省餉銀一歲而繼謙者輒撓之法遂罷遼人益思謙遷南京兵部左侍郎倭陷朝鮮遣使乞封貢乃復命謙總督薊經畧時本兵欲許封貢廷臣爭之章日數十上議久不決謙

上疏言國家患虜不患倭、不能越朝鮮犯中國其勢不足畏然朝古樂浪豈以順逆為勸撫摧恩威而用之吾為朝鮮復疆土歸所侵掠恩至厚今倭且歸命宜因而聽之即不許而姑縻以封號以罷兵為解紛假虛名紓實禍無便於此者今言者率稱戰守戰則不能必得志於倭守則徵兵遠戍歲耗大司農金錢數十萬疲中國力而受其敝令虜得乘虛而入非策也臣以中國為全局以朝鮮為局外假令關酋王

而與故王不相下則國內亂不暇謀朝鮮即能附衆
立國必得天朝不復有異志此中國與屬國兩利而
俱安之道也疏凡萬餘言奏上與朝議不合遂求去
薦孫鑛自代尋起右都御史總理河道再起協理京
營戎政俱不赴居家日與故舊劇飲爲樂絕口不言
生平宦業越數年卒訃聞賜祭葬如例讓爲人豪爽
闊達無町畦蒞官所至獨抗清節餽遺無所受家無
餘藏未嘗爲子孫營田宅其臨事應卒斷決如流右

左右畫方圓悉中其款窾當時稱為良將才

孫鑛浙江餘姚人萬曆甲戌禮部試第一人登二甲進士先是房考沈一貫以江陵子嗣文卷勸紅江陵不悅鑛出一貫門遂怒及之遂停館選授兵部主事改吏部考功司郎中先後佐尚書嚴清楊巍清汰外吏一稟至公凡以私媚進者駁削殆盡召還鄒元標趙用賢等一時名流盡行起用天下想望其風采已遷太常寺少卿陞僉都佐院壬辰協吏部尚書陸光

祖外祭是歲兄鑨代先祖為尚書鑛引嫌出撫山東
時倭陷朝鮮即巡歷東萊為防海圖說諸所條議備
悉機宜尋陞刑部侍郎改兵部總督薊遼經畧倭事
會酋犯鎮武堡督兵邀擊斬首百餘獲駱駝九百餘
疋器械以千計捷聞進秩右都御史賚予使銀幣會
李如松忌南兵邀之噪聚佯言南兵反請軍符鑛倉
卒聽之遂殺南兵數百兵備嘉禾項德禎亟白其誣
得釋者三千人時倭情孔亟兵部尚書石星聽沈惟

敬言主封貢鑛力陳宜戰不宜和又作封貢議以諷
星倭使小西飛來鑛疏欲留之毋入部議與星忤星
念鑛在必難了封貢事遂奏鑛不宜遣人入倭營以
撓封事有旨回籍聽勘久之倭內潰桴海去總督邢
玠首叙鑛功賜幣已起掌南院尋晉南兵部尚書
贊機務加太子太保予廕鑛念留都重地將惰兵驕
有京營選鋒一疏又妖人劉天緒等流布訛言鑛聽
職方張其勤戮不無蔓及平民者於是臺省嘖嘖煩

言遂乞休歸鑛清刻自持取與嚴執法果臨事或有
偏執故兩與兵機皆以悞聽功名損於昔時歸里布
袍蔬食恬然自適身心檢押老而彌篤無子不為立
嗣嘗曰釋迦不以羅睺傳仲尼不藉伯魚永其持論
如此卒年七十所著有居業編今文選批評書十餘
種行世

石匱書曰、顧養謙之處封貢、孫鑛之處劉天緒、在事
後言之、皆以為處置失宜、使平秀吉之據王京而不

死、劉天緒之襲孝陵而定成、則兩事之失爲禍不小、又將誰係焉、咎孫徵知爲將者、祇邀天幸、其所料事亦有中有不中耳、乃取以爲功罪、奚可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七十五

明 剡南張 岱著

宋纁陸先祖孫鏞陳有年列傳

宋纁商丘人嘉靖己未進士萬曆庚寅拜吏部尚書纁老成練達持重有大體初石星代纁為司徒欲釐剔奸蠹以清儲蓄一日與纁待漏同坐欣然語曰今日又一快事查出某省羨金若干纁曰不然朝廷錢穀寧可蓄而不用不可搜索無餘且使主上知各

處羨盈或生侈心神仙土木之事不可不慮星黙然一日有言及太倉陳腐若干明年漕糧可改折者續曰太倉之穀寧可紅腐不可不足一旦脫有不給從何措置言者亦沮　上在御久習知人情每見臺諫條陳即曰此奪子也即有直言激切指斥乘輿有時全不動曰此不過欲沽名耳卷而封之于慎行者稱聖明寬度具知情狀有當事大臣所不及者續獨愀然曰時事得失言官須極論正要主上動心寧可慫

及言官畢竟還有徹省若一縣不理就如痿痺之疾全無痛癢無藥可醫矣同列皆歎服此後數十年凡百奏請一縣留中萬曆之政遂衰人咸思宋纁之言

陸光祖浙之平湖人嘉靖丁酉年十七與父同舉鄉試又十年登丁未進士授濬縣令濬故額五十里邑疲耗不能從光祖請裁其十里以寬民力當路不可持益力良久卒如所請秋潦傷稼涕泣呈兩臺皆以非時却其牘乃自為疏上之辭甚懇天子測然下

部覆減稅十之三兩臺心不平不能難也邑多輕俠為盜素光祖撫慰之咸請盡力為耳目盜發輒得邑太學生盧栴富而才忤前令坐大辟者十有三年有司以其高貲莫敢釋光祖祗任立出之栴為謝光祖曰我伸三尺爾竟不與見陶仲文以方技得竒寵勢張甚邑有李榮為其私人橫行里中光祖捕置諸法仲文奉命祠邯鄲故出魏郡為榮地光祖不為移獄陶亦莫能中之令濬四年課高第宗人緹騎帥炳緣

上寵以要樞引光祖不應得南祠部郎扶滿之京相嵩銜光祖名語人曰陸君雖我符卿可得也卒不往會給事中吳時來劾嵩光祖與時來善嵩憾之欲以考功法中之南冢宰王用賓力救得免遂以母病乞歸遭母喪廬居服闋起祠部郎尋轉儀曹守陵太監張方進甘露請恩却之縣令吳府上方藥欲邀寵召至邸責之曰若儒起而技幸哉官以為榮也進以技何榮之有存悔稱疾去景寧王入京自陳設醮祝釐

有司邊維垣等毀牌位不道　上怒甚光祖言王擅
離國違祖禁宜有所懲艾他萋菲語不足聽　上從
之　神宗生裕邸光祖請告廟受百官賀疏入留中
有頃賜聖母寶鏹中外翕然謂光祖有卓識若此癸
亥調司封郎已轉文選光祖有人倫鑑佐計汰黜惟
公又憐才持大體如王崇古張瀚等皆推入輩頗力
爭得無恙淳安令海瑞為上官所排力明其志節得
授戶部主事侍郎朱衡以才地自負南司空缺首推

衛〻方在列色變曰陸君南我耶已而陸奉常典屬國果收孫御史論其恣橫內璫汪本仁申宿憾從中搆得旨罷免居數年　神宗登極起佐南冏政歷遷廷尉以外艱歸丁丑起歷兩京廷尉晉少司空初光祖與江陵同年學善及江陵相光祖引誼規諷甚悉及奪情遺書諷止之江陵抱憾唉御史張一鯤論罷光祖江陵卒起南少司馬尋轉少冢宰時諸後進皆文致江陵罪以逢當路乃獨謂江陵府權非弄權也

且擁虛綱繆其功亦安可泯衆惡其異出遷南司空
力請歸又三年起南司寇時南都諸要官爭主獄光
祖謂獄法司制也持不動主事劉以漁不受囑爲御
史劾光祖抗章論御史妄言曰法官當使天下無冤
民而柰何枉其屬哉事竟白已改南太宰先後與大
臣列廷擠張鯨不法狀蒙旨切責後鯨卒敗庚寅召
入爲大司寇光祿署丞徐性善性甲長安御史有所
需不應論其盜內府財籍其家擬大辟光祖知其冤

三疏得戚等辛卯夏拜冢宰推轂海內遺賢殆盡壬辰主計笆苴絕跡汰黜不避親故未幾疏用前建言主事饒仲御史萬國欽失上意有旨斥選郎王教等光祖為申救困自引咎不聽會有秉此論列者稱疾不出亡何詔許歸丁酉仲冬得疾至晦日命具浴曰我將逝浴已危坐瞑於正寢贈諡莊簡

孫鑨餘姚人忠烈燧孫文恪陞子嘉靖丙辰進士除兵部府庫司主事尋轉職方肅皇帝久錮言事諸

臣屢與大獄舉朝凛凛鑨上疏極諫借秦宋為喻
盡亂諸不法事壅蔽者華亭叱曰悜也郎柰何輕
批逆鱗哉中人懼　上英察秘不以聞鑨移疾歸
穆廟初起南文選歷尚寶鴻臚卿九年改少常卿右
通政進光禄卿時江陵奪情鑨乞休家食讀書陋室
嘯咏自如丙戌召進大理卿時吳時來為御史大夫
更律例多紕盭鑨爭之強　上是大理議已進刑部
侍郎改吏部庚寅還南京吏部尚書尋改北是時

事權初歸銓政中旨無讒諸曹郎鐫俸削籍者踵屬職此不動遷除大政不揭內閣遺遇閣臣亦避細平湖之意加徑直為新建相張位積不平於是上疏綱蹤意主會推令諸曹公舉上請以杜專擅職寢議寢格給事史孟麟上疏申職議新建益恢閣部遂成水火癸巳春大計考功趙南星㦗慨矢天日曰法之不行自耗吼始首摘姻戚都給事王三餘而職亦處其甥文選郎呂胤昌者為時論所鄙同事瞿職公忠

鑨慨然曰以渭陽不能庇一姊子直是若心耳自愳部院臺省莫敢庇其私人而城社之黨紐會以拾遺疏與閣臣意相左　上責鑨專擅奪其俸廷臣魏允貞頓允成史孟麟相繼辯救　上不省鑨去志决猶以權黨二字不可遺從惥乃上疏申職掌報闈鑨請益力疏累十上賜馳傳歸踰年鑨卒嘆鑨者方在事久之始得郵典謚清簡當三王並封議起諸曹郎岳元聲等斷斷引祖訓上封事久不决鑨率九列廷爭

之婁江氣奪儲位始定風波震撼中挺然為時名太
宰纔去陳有年繼亦餘姚人
陳有年中丞宛宅季子登嘉靖壬戌進士授刑部主
事丁卯調吏部驗封司主事歷考功文選員外郎會
成國朱希忠薨其弟扶巨璫保為重江陵陰主之以
張懋例請贈王下部議少宰其唯唯有年按令甲持
之廠江陵擬旨竟王之有年移病或曰不已急乎有
年曰不然郎官與宰相殊宰相或忍小就大有年職

司封〻水無職矣不得其職吾直吾徑〻爾竟予告甲申起稽勳歷考功文選郎當江陵敗有年莫其餘孽起用名流海忠介家食十餘年久不召特起為南少宰尋改南御史大夫乙酉擢太常寺少卿丙戌陞僉都御史懲墨吏絕餽遺簡朴為諸司倡境內肅如戊子歲大祲有年斵積儲盈縮量出入而均劑之心獨苦會新安方萬山為南御史入貫人于流言以遏糴亂有年中有主之者遂罷庚寅起原官提督南京

撫江辛卯晉副都御史刑部侍郎陞兵部壬辰陞吏
部尋轉南京右都御史癸巳轉南京吏部尚書尋改
北有年起召以二敕麗隨郵吏指而歎曰此亦太宰
耶視事止息公署以待漏院見客中貴人亦自失容
肅門狀曰公潤潔吾儕許以情白否有年謝曰老詩
非敢為名高第中外一心今朝廷清如止水而大善
手皆佯應曰諾自是片紙無及門者有年持衡以別
邪正覈名寔崇退讓為主而司官顧憲成與有年

協力甄序流品汲汲引用禁錮諸臣觸忌諱不顧亡何會推閣臣有年諜於憲成曰吾意已有所屬第各書之明日合之果符即列王家屏七人以上嚴旨切責至再竟相陳于陛沈一貫而盡謫司官有年上疏請宥諸臣不允再疏乞骸曰臣不能多記近年楊巍為尚書臣郎文選會推閣臣亦六人今元輔王錫爵是也臣籍餘姚前有兩閣弘治時謝遷嘉靖時呂本皆繇廷推官止四品而吏部尚書聞淵耿裕皆列

首推令聖諭先名望繼不拘資品意甚盛臣敢不仰承臣擬任家屏等七八皆時望也又繆以孫鑨孫丕揚為不拘資馮琦為不拘品及奉旨通列名上鑨丕揚削去奏李世達係二十年所推臣安敢違詔詔下再疏讓臣深懼為臣愚劣病潰以煕朝爰立盛事自取聖明督過臣即褫職且有餘媿 皇上獨含臣而罪司官臣能覥然已乎疇咨之義自堯舜迄昭代不廢即先朝卜相不盡繇會推未有以會推為詬者至

臣以為詬此不在法在臣匪人耳倘其說遂長使相
臣係他途進臣罪大矣不允給事中逯中立盧明諏
各疏救亦不允鐫中立等秩出之外并削顧憲成黃
縉籍有年哀懇稱病篤 上眷留有力請益力疏十
四上乃賜告來傳歸有年歸夫人遣舍人兒送於西
湖索油蓋數百有年訝問故對曰杭俚數椽何恃不
為暑雨計聞者相傾嗟嘆於某年卒謚恭介
石匱書曰冢宰得其人何憂天下不治宋商丘老成

練達其出言多中、如李流、范仲淹、事後每令人追思、後如陸莊簡、孫清簡、陳恭介、銓曹相繼、且十有餘年、公忠鯁介、為世所欽、不亦千載一日哉、而復有鐵拮桑雍從中阻抑、則世之名賢輩起、得盡其用者有幾人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九十六

明 鈒南張岱著

王崇古吳兌張佳胤梅國禎列傳

王崇古、蒲州人、嘉靖辛丑進士、出鄭端簡門、端簡負人倫鑒、為所器重、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中、巨璫麥福縱下為奸利有犯必執三尺分宜當國具貴溪以危法具獄而崇古獨不署名、出為汝寧太守、伊藩驕恣痛懲左右而歸其侵田、大盜師尚詔蹂躪吳楚間、

設方畧殲其魁賊鋒為挫晉副使飭兵常鎮創海防條議率俞大猷殲倭海峽晉按察司使河南右布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鹵寇清水營遣大將吳昆擊走之又招降卜兒犬三百餘人鹵從榆林潰尾渣梁敍大將親督勁兵往救之斬獲甚衆晉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三邊軍務二歲中鹵凡三薄塞遣大將董一奎趙苛等擊走之尋遣雷龍等出長城二百里至白城子搗破其巢會流賊郭孟掀鈔掠秦晉

勢張甚撤兩省兵平之晉右都御史改宣大山西總
督時我叛人趙全丘富等據豐州遣反號曰板升俺
答內犯駐師於此總兵趙漢提兵襲之縱火焚巢富
全隨由北從屢為邊患有把漢那吉者俺答之孫其
父鐵背台死育於祖母乙刻哈屯為之聘兒捨全女
俺答有孫女許適與兒都司者後自取之與兒怒俺
答以兒捨全女償之那吉恚恨其奶公阿力哥扶之
南走闌入關來歸邊吏不納崇古曰此奇貨可居命

納之豐館餼餉輿馬大得那吉歡心復疏請于上封把漢為指揮使俺荅傷其孫南走而乞刻復詬之則日夜泣目盡腫大舉兵薄城下索取把漢崇古堅壁青野坐困之而陰部署兵馬扼塞險要處相持數日酋稍稍引退即縱兵擊之酋大創崇古使邊城人語之曰那吉已予官矣欲取當乞恩懇求何得以兵故令那吉緋衣金帶揚揚壁上示酋酋婦感且泣曰天朝乃肯全吾孫吾且世屬無貳俺荅乃郤兵出塞遣

使齋沓文詣崇古、請稱臣奉貢、求還那吉、崇古要以盡縛趙全等來易、乃致書江陵、江陵答曰、此事關係甚重、制虜之機、實在于此、頃據報俺酋臨邊索要、正恐彼棄而不取、則我抱空質而結怨于虜、今其來索我之利也、第戒勵將士、堅壁清野以待之、使人以好語款之、彼卑辭效款、或斬吾叛逆趙全等之首、誓以數年騎不入吾塞、乃可奉聞天朝、以禮遣歸、但聞老酋臨邊不搶、又不明言索取其孫、此必趙全等教之

誘吾邊將而挑之以為質伺吾間隙而掩其所不備惟當併堡堅守勿輕與戰即彼示弱見短亦勿乘之多行間諜以疑其心或遣精騎出他道擣其巢穴使野無所掠不出十日勢將自遁固不必以斬獲為功也續據巡撫方金湖差人鮑崇德親見老酋云云回時又命自揀好馬其言雖未能皆實然老首抵憤之情似亦近真其不以諸逆易其孫者蓋恥以輕博重非不忍于諸逆也乳犬驚駒畜之何用但欲挾之為

重以規利于酋耳今宜遣宣布朝廷厚待其孫之意以安老酋之心郤令那吉衣其賜服緋袍金帶以誇示酋使彼見吾之寵異之也則欲得之心愈急而左券在我然後重與爲市而求吾所欲必可得也又據鮑崇德所傳俺酋之言雖若哀懇然猶身駐近邊擁兵自強名雖哀求事同強挾未見其爲誠款也今必責令將有名逆犯盡數先送入境逆其巢穴掣回遊騎然後我差官以禮遣歸其孫若擁兵要質兩相交

易則夷狄無親事或中變即不然而聊以脅從數人塞責棄重賊而獲毛賊于國家威重豈不大損今之議者皆以小首為禍媒急欲遣之圖眼前無事耳至于封爵貢市二事皆在可否之間若鄙意則以為邊防利害不在那吉之與不與而在彼求和之誠與不誠若彼果出于至誠假以封爵許其貢市我得以間修戰守之具興屯田之利邊鄙不聳稽人成功彼若尋盟則我示覊縻之義彼若背盟則興問罪之師勝

等在我數世之利也諸逆既入境可即執送闕下獻俘正法傳首于邊使叛人知畏先將那吉移駐邊境叛人先入那吉後行彼若劫質即斬那吉首示之閉城與戰彼曲我直戰無不克夫阿力哥本導那吉來降與之必至糜爛今彼既留周元二人則此人亦可執之以相當斷不可以與留得此人將來大有用處惟公審圖之遣人走鹵營俺荅難我先出那吉崇古勒彼先獻叛人往復數次俺荅乃收捕趙全等皆面

縛械繫送大同左衛崇古始出那吉命康綸送歸那吉戀戀不欲行崇古諭以朝廷恩意許奉表通貢不絕那吉感泣誓不敢貳中國挈其妻以歸既行次河上祖孫嗚嗚相勞南向拜者五使中軍打兒漢等入謝疏言　帝赦我逋遷裔而建立之德無量願世為外臣貢方物崇古又奏俺荅得孫後上表請封且言諸酋感聖朝曠恩願相戒不犯邊通貢開市以息民安邊為萬世之利朝臣條奏互有異同江陵一力主之

貽崇古書曰封貢事乃制虜安邊大機大畧時人以媢嫉之心持庸衆之議計目前之害亡久遠之利遂欲搖亂而沮壞之不惟不忠蓋亦不智甚矣議者以講和示弱馬市起釁不知所謂和者如漢之和親宋之獻納制和者在夷狄不在中國故賈誼以為倒懸冦公不肯主議今則彼稱臣乞封制和者在中國而不在夷狄比之漢宋萬萬不侔至于昔年奏開馬市彼擁兵壓境恃強求市以款段駑罷索我數倍之利

市易未終遂行搶掠故　先帝禁不復行今則因其入貢官為開集市場使與邊民貿易其期或三日二日如邊關原事例耳又豈馬市可同語乎至于桑土之防戒備之設自吾常事不以鹵之貢不貢而有加損也今吾中國親父子兄弟相約也而猶不能保其不背况夸狄乎但在我制馭之策自合如是耳數十年無歲不掠無地不入豈皆以背盟之故乎即將來背盟之禍又豈有加于此者乎議者獨以邊將不得

搗巢家丁不得趕馬計私害而忘公利遂失此机會故僕以為不惟不忠蓋亦不智甚矣乃於文華殿面請詔之以　文皇帝封和寧太平賢義三王事揀付本兵因歷畫八策屬崇古崇古遂條上封貢便宜詔從之五年三月俺答貢名馬三千乃封俺答為順義王授老把都黃台吉以下都指揮千百户有差諸酋解辮髮受封號世世于屬國六月順義王執送趙全餘黨來獻七月巳巳　上御殿受鹵貢行慶賀禮賞

俺荅及其妻子衆酋六年崇古復為俺荅陳乞四事其一請給王印如先朝忠順王例其二請貢使入京其三請給鐵鍋以壞易新其四請撫賞布段米豆散所部窮夸仍許不時小市科臣梁問孟等具言不可許兵部會議順義王印如議鑄給貢使入京必欽賜筵宴宜遣光祿署丞齎賞物就本鎮具給其廣鍋二鍋以銅鍋代之窮酋之賞不可以久令總督審畫一之法勿斬勿濫從之萬曆二年北虜三貢禮成加崇

古少保尋召崇古于邊入協理京營戎政時俺荅既封其弟吉能亦修貢受約束因貢爲市中國以梭布皮物易鹵馬鹵亦利漢財物交易不絕東自海冶西盡甘州延袤五千餘里無烽火警近疆水陸屯田悉墾治如內地所有權儲歲數十萬石世世賴之九年十二月順義王俺荅死遣使弔祭俺荅奉佛惟謹朝廷每遣僧賜以經像振盖香燭前引至帳鹵王膜拜九頓乃起受詔畢復九拜甚恭禮竟敬問 皇帝萬

康僧使宣言果報萬衆環聽羅拜顙擊地如萬杵登登崇古常曰俺荅之雄心半耗於奉佛中國因而縻之今士大夫亦有此好浸淫成俗鹵性強變而務中國慈變而險鹵性直變為和中國智變而詭將來不知所終矣十七年己丑崇古卒享年七十有四訃聞

詔贈太保謚襄毅

吳兌會稽人少英朗不群及長美髭修幹為諸生試多不利益慷慨自喜持論宏遠人不能測也以例入

北雍嘉靖戊午己未連舉鄉會試授兵部主事癸酉丁内艱起補車駕歷武選郎中時　穆宗馭極巨璫例乞門蔭移牒紛籍至以子廕父或乃予他姓持例不予疏請司禮匿不上遣人求易疏允收繫其人欲以遴奏聞司禮懼謝是時允守法名喧庭中武爵訛濫吏緣為奸更置籍與内黄參質繇是銓序精允宿弊一清時鹵入塞並掠盧龍太原京師戒嚴議徵宣大兵入衛允秉曰永平完實鹵飽且速去必不渡滦

水而西以愚計之茲已遁遁而銃師邀其情可以大
創今徵兵內向坐失機會非策也徒自勞後譯全國
果以議前一日出塞而督臣以入援故緩追賊賊頓
于寧武得綏鑾歸去盜曾一本嘯海上閩師討之以
殲巨捷聞朝論且行賞允曰海中超忽賊魁真偽未
可辨請覈實乃賞後一本果未得其料敵奇中類如
此初鄉薦出新鄭高拱門夙以材畧見重新鄭之柅
于華亭也罷去無一人祖道者允單騎送之執袂而

别遂為執政所憾已出為湖廣叅議時嶺右有古田
之師議調麻陽兵以遏犇潰供餉不貲兌曰賊所從
入楚者三道皆徑于土司但諭酋委禦寇不過百金
教采事耳從之移河南叅政陞山東按察使飭兵霸
州立保甲塹塗布壘亘木斷道以備盜盜馬不得騁
威屏伏他走久之擢僉都御史巡撫宣府至則嘗邊
垣自西海冶抵酉陽河東西袤亘千里明年復築外
十三家邊起滴水崖訖于黑漢嶺烽火相接諸陵背

胡無捍蔽每秋防時督府皆從軍駐山後允繇龍門東達靖胡堡橫絕虜地三百里建壘其間遷史車部落也之陵寢乃回諸帥皆罷從虜禁頡嫚吏每貢時賜物輒抵地工不肯受允思有以懾之市日虜酋去塞百里而獵允皆文武四五人騎而出直趨虜營虜錯愕咸張弓挺刃遣人馳告軍門來觀若營虜乃拜跽爭獻酥酪遂按行其軍壁乃返總督王崇古以為危允曰此行有三利悉彼虛實一也彼方恫疑我輕

騎直往使無虞二也鹵常輕我今親蹈虎穴彼將震
駭失魄三也俺酋在遠營中必首不虞我來請命則
無及擅動則不敢正其智勇俱失之時不足畏也崇
古歎服無何鹵絕貢擁兵至塞要求十三事將吏請
從之光曰不可此賞我也從之秪示弱將生鹵心乃
召之前為開譬禍福曰汝能貢仍賚汝否則虀我砲
下言畢千砲並震鹵馬皆辟易咸氣懾而去因定貢
市制度鹵習侵盜雖款服時辞于市或潰盜所鬻馬

以去乃令守者持白棓伏伺得盜痛捧而逸之鹵以為吉使對曰暮執賊安問胡漢且執令爾為市而盜乎鹵聞皆懾汨允居上谷久威信著聞時用不測賞給諸夷心因而任之鹵性貪得恩賜効死力無異乙亥遼東以鹵謀大舉聞允亟以兵趨平鹵堡值歸鹵捲甲重載踏冰而渡師薄之斬獮無筭又鹵嘗扶賞寇遼攻毀鵝鶻砦殺二將軍蓟師皆奉詔切讓卒以允謀縛阿都赤等十七人献詔戮之允嘗言火器之

利可令貢獲尖勇初至上谷即造將軍砲百滅虜砲千二眼銃萬斛為雙輪小車挽以十八騾二馬隨營遠涉砲發而車完器成引虜使至營觀之砲舉若連珠移時不絕乃嘆指去已陞兵部左侍郎總督宣大先後九年府庫充牣積羨金至十九萬屯穀二百萬十五年庚辰回部庵從　上大閱進陣圖兵略政命總督薊遼先是修邊者率嚴隘口而虜往往從山梁闌入至是塹深埤高皆為堅壁復曹家砦以犄古北

邊守益謀壬午率師禦速把孩于鎮夸堡為覆待之
閫陷伏中斬首功多擢兵部尚書太子少保廕一子
世襲錦衣千户入掌兵部事數月力請骸骨疏七上
得歸生平負氣好施恥居積俸廩所入隨手散盡家
居十餘歲未嘗入郡郭𫉬見長吏曰大臣體自尊重
先輩淩夷其故吾不能見重于人敢自薄耶人以為
有體享年七十二而卒計聞祭葬如例
張佳胤銅梁人嘉靖二十三年舉於鄉明年成進士

補滑令滑故三輔岩邑也佳胤至按宿牘獄決若神時緹帥扶上罷張甚其所遣詷事官校橫行郡縣佳胤一日宴坐有弁而急裝者一髯輔之叱門者曰我官校也佳胤下與語徑前曰縣官欲捕若遂扶佳胤至別室出匕首劫之曰予我萬金佳胤佯驚曰我何所得萬金髯者曰庫有之佳胤復佯驚曰庫金鎬賦長名若出十里外必敗且今日予公庫金法必死不予亦死等耳寧死國引其頸就刃髯者曰我何忍

猝得金可活汝佳衢乃徐謂曰邑郭中多富人我出一份授之即不得萬金可半致也呼一小吏前書應賦金者二十曹曰緹帥責金甚急可入賦二百金來時丞薄跼蹐儀門外尚謂某官校捕令既得令所書賦金主名乃皆賊曹游徼驍武者也始知為奴賊丞進此二十八者入奉二十金而袖鉄椎前謁令曰民貧所賦金止此佳衢佯怒曰賊汝入二百金胡二十也復令一人前忽躍而就之髯者出不意即自刎死

牽縛弁者扤服磔於市歲大饑民有故壅糴者佳胤

請于臺掌僨發諸倉粟粥以食饑民所全活以萬計

尋擢戶部主事建寧李太宰知之改兵部職方司尋

丁父艱歸三年服除至京師時兩有吏部缺嘉禾吳

太宰難其人聞佳胤至曰此佳吏部郎也至則補故

官而以稽勳郎請擢相分宜子夙佳胤賂不得乃晚

謂太宰曰是子故李太宰私人今太宰亦私之耶吳

太宰持之不得乃遷膳部郎以自解分宜子尚銜之

不置乃假風霾變察諸官僚譎佳衛陳州同知尋遷
知蒲州遷河南按察僉事飭頴上兵調雲南提督學
政遷廣西飭大名兵陞爲副使分守甘州尋按察山
西所至有聲超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應天等
處軍務兼巡撫佳衛秉傳至九江安慶守與衛指揮
抗以軍舍亂一路剽掠道路洶洶佳衛設計平之上
其事卒逮指揮守得白佳衛受知新鄭寔江陵從史
之佳衛兩無所報新鄭去江陵當國知衛之中蜚語

俾聽調用而住徹請終養奉太夫人歸入言籍籍謂住徹才可大用江陵心動乃大愧曰吾幾失此人尋補南京鴻臚寺卿轉光祿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真保諸郡未行而太夫人訃至趨歸襄事服除召撫陜西入改宣府而鹵別部長滿五擁鐵騎六百闌入獨石口剽掠住徹檄大帥麻錦伏兵邀之生獲其副八賴滿五使求之辭甚哀住徹議縱之見狎戕之見讐乃以屬大帥錦俾建旗鼓縛八賴將斬而馳赦之八

賴叩頭流血曰微太師身首異處矣自誓不敢復犯

然滿五駱明平扶益賞不遂構陝奈台吉銀定倘不

浪數千騎闌入邊有所殺掠佳徵移文責償順義王

而俺荅折不能制于是廷議有益之賞以羈縻者佳

徵疏謂羈者權在鹵不得不卜彼之欲以全吾之體

今者權在我不必屈吾之體以伸彼之欲即有浮于

漸不可長苟叛而大入臣自悉力制之不效則治臣

之罪慎毋使鹵輕我　上曰善鹵既闌佳徵治兵五

相恐乃更還所掠入畜獻馬百六十疋求勿解互市
上謂佳胤廉分能惜幽勞賜金帛入為兵部右侍郎
浙江吳中丞善言故良吏也而不習兵嘗取中旨減
卒月餉杭營卒遂譟而縛中丞棗中擁至演武場群
詈而數之且甘心焉工部郎與二御史往解譬百端
乃已中丞遂出遯于吳興當此時吳楚閩越之卒皆
驕督府驚悸至有穴垣以防不測者事聞江陵難其
人既而曰吾得之矣乃命佳胤兼右僉都御史出填

劄許以便宜行事佳衡馳至吳興分與吳中丞交代
而市民之變復起始杭城中諸柵俱有役夫司干陬
諸土著者募游手充之其後必取身役多借貴勢以
免僑客丁佐卿假利便言之監司勿聽意忿忿曰謂
吾曹無介距耶寧營辛之勿若謀之市猾相搆詛為
亂而會佐卿坐他法囊三木以徇市猾相與篡奪之
諸亡賴子益麇集行焚貴勢家謂庇其應役者遂破
兩臺使門掠衣裝出使者跳與三司俱匿跡佛廬以

免事開佳胤亟問曰營兵哨海者發乎曰發矣而二營留問留者不與市民合耶曰未也佳胤喜曰吾知所以處矣速驅車去從者惴惴無人色佳胤飲食談咲自若既抵鎮民行劇愈甚盡斃諸柵以快意千餘人且抵臺門佳胤輕輿出諭之曰汝曹毋反反則以天下兵孥戮汝矣且汝必有所苦衆譁曰苦夜役耳夫強有力之家倚貴勢之家以免而監司守令若弗聞也者佳胤曰易耳奈何以汝一憤易汝族即下令

除從眾始叩首退既退而復行剽巨室竟夜火光亘天佳徹夜草檄質明使一校馳諭之眾裂其檄佳徹大怒曰　上命我誅亂卒今乃見亂民而靡耶召游擊將軍徐景星使二營之長入而慰勉之曰亂民猖獗極矣雖然非爾曹比易剪也何不自以為功且贖罪乎咸踴躍聽命既又呼黠卒之首倡亂者馬文英劉廷振曰聞汝二人前自縛請死壯士也汝死法胡不死義且必不死二人亦踴躍聽命佳徹乃約束二

營士使景星帥而討亂民三戰三敗之生獲百五十人至轅門而丁倭卿在焉往衛擇其豪並十八人皆斬首梟轅門餘悉下獄其從亂者咸惕伏或鳥獸散去抗人若更生往衛具疏以聞且請適來下令裁削有司奉行太過徒務虛名不寬實禍以至遠近離心乘機竊發始而兵變繼而民變誠見人心不固我首易生若非仰藉明威中飭法度其接踵扶持不知所終蓋陰以諷江陵也江陵雖快而為之少寬言於上

優詔褒答佳衛私念兵且戰矣寬之則驕法急之則生變乃陽好謂馬文英劉廷振曰罪可贖矣予之冠帶二人意自得揚揚群卒間且有所侵侮羣卒大怨恨謂若倡我以亂自為功得官而使吾曹尚惴惴也佳衛度是二渠者與衆心左乃與兵使者顧養謙謀俾發諸營之卒哨於海而密以文英廷振名屬徐景星令縛至軍門數而斬之餘皆赦勿治仍呼平亂者二營卒語之曰吾非不得若主名以昔有微勳耳且

吾不欲食吾言群辛咸朕弁唯唯既而曰吾曹始能寢食矣佳胤復具疏聞拜兵部尚書協理京營戎政尋又改兼右副都御史總督薊遼三鎮兼理糧餉佳胤申約束蒐卒乘信賞必罰大將偏裨以下凜若負霜雪時遼左與大鹵土蠻近而關原故屬夷逆家奴仰家奴與之通為嚮導數犯邊邊左之大帥李成梁者素負勇略麾下有健兵佳胤虛心寄之以二奴賊為急成梁率精騎搗其營斬二奴佳胤戒寧遠鹵不得

志出必更入須善防寧遠設伏以待而身自搗其營
斬獲酋長屢詔進太子太保錄子百户進千户世襲
山海關外夷董狐狸部曲頗衆桀黠多詐貪功者以
遼兵之強也謂薊兵夫而攻之若振槁耳佳徹獨謂
邊釁不可開藩蘺不可撤得無行而他所陳備邊諸
策俱報可兵部尚書缺廷推無出佳徹右 上遲迴
久之乃決入理部事當廷審秉筆者為吏部而 上
忽以屬佳徹蓋重之也中貴人驕故以兵部為外府

佳徹多軌不之應以是思之臺諫隶而有齕之者賴
上知獨深不為動佳徹以盛滿自抑恒曰功成名遂
而身退天之道也吾家于房非師哉三上書乞骸骨
始得旨歸佳徹為人坦必大度又好客善詩文與王
世貞李于鱗輩以古文相磨礪為中原才子之一著
峪崍山人集若干卷行世
梅國禎湖廣麻城人萬曆癸未進士為固安令固安
多中貴狎視令長稍強項則與之爭國禎平氣以待

有中貴椓豚蹄餉令乞為徵負國禎貲蹄設飲邀中貴并使召負者前訶之負者訴以貧國禎叱曰貴人債何債而敢以貧辭乎今日必債徐之死杖下矣負者泣而去中貴意似惻然國禎覺之乃復呼貧者前蹙額曰吾固知汝貧甚然無如何也亟鬻而子與爾妻持鏹來雖然吾為汝父母何忍使汝骨肉驟離姑寬汝一日夜歸與妻子訣此生不得相見矣貧者聞言愈泣中貴亦泣辭不敢徵為之破券制是中貴家

徽負者皆從寬爲政成名拜御史萬曆二十年哱承
恩反寧夏以國禎監李如松軍進討七月如松統遼
東宣大山西兵會集軍聲大振時總督魏學曾怠玩
揜飾師老無功國禎上言寧夏軍情急緩攻城軍士
反與賊徒城上燒梯在城內應者逃至營中催兵上
城莫之肯應有逃出者任賊捉回莫為援救營將被
執上城者營中不知至賊報方覺詔褫學曾官以葉
夢熊代九月如松破寧夏以功晋國禎太僕寺少卿

蔭一子世錦衣百戶尋陞右副都御史即以是年巡撫大同時値鹵王欵塞國禎以靜鎮之遇華人盜奪物者立置之法奪人於貢額外求增一絲一粒者斷不輕予國禎一日大出獵盛張旂幟令諸將盡甲而從校射大漠縣令以非時妨稼心恠之而不敢言後數日獲鹵諜云鹵欲入犯聞有備中止令少歎服其深謀遠慮大都類此一日鹵酋忽以鐵數鎰來獻曰此沙漠新產也國禎意必無此事鹵紿我弛鐵禁耳

乃慰而遣之即以其鈇鑄一敘鎸云某年月某王贈鐵因檄告諸邊酋中已產鐵矣以後不必市釜其後酋鈇釜來言舊例國禎曰汝國既有鐵可自冶也酋使譁言無有出敘示之酋使叩頭服罪自是不敢欺誑一言終國禎任北虜震懾讋伏無敢跳梁邊民賴以安堵尋以少司馬召還京卒贈卹如例

石匱書曰古之大將用間用餌變詐百出亦顧其有利社稷與否身名不計也王崇古之用俺荅吳兊之

用哈屯比妓輒以其身為國家安危者數十餘年邊疆寧戢違恤其他張佳胤梅國禎之羈縻酋王亦純用術數卒以成功又安在蘢絡蠻夷而必講正心誠意也哉